



語 言 学 基 础

下 册

丁 金 国 编 著

河 北 大 学 教 材 科

目 录

下 册

第八章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 8.1 语言起源问题的性质..... (1)
- 8.2 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各种说法..... (2)
- 8.3 人类起源与语言起源..... (4)
- 8.4 语言是由什么变来的..... (6)
- 8.5 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 (8)
- 8.6 语言的发展..... (10)
- 8.6.1 关于语言发展的概念..... (10)
- 8.6.2 语言的个体变化..... (13)
- 8.6.3 语言的系统变化..... (16)
- 8.6.4 语言的分化..... (36)
- 8.6.5 语言的统一..... (41)

第九章 世界的语言

- 9.1 世界语言的概况..... (51)
- 9.2 世界语言的类型..... (52)
- 9.3 历史比较法和语言的谱系分类..... (59)
- 9.3.1 历史比较法..... (59)
- 9.3.2 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 (63)

第十章 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

- 10.1 文字的特征..... (72)

10.2	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74)
10.3	文字与书面语	(77)
10.4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80)
10.4.1	原始助忆工具	(80)
10.4.2	图画记事	(81)
10.4.3	表意文字	(83)
10.4.4	表音文字	(87)
10.5	现代文字的来源和主要类型	(89)
10.5.1	古汉字系统	(89)
10.5.2	古埃及文字系统	(91)
10.6	文字的改进与改革	(95)

第十一章 社会语言学

11.1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01)
11.2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原则	(103)
11.2.1	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103)
11.2.2	语言与语言的运用	(104)
11.2.3	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	(105)
11.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06)
11.4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107)
11.4.1	语言与社会层次	(107)
11.4.2	语言与语境	(109)
11.4.3	语言与文化	(112)
11.4.4	双语社群	(114)
11.5	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115)

第十二章 心理语言学

12.1	心理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20)
12.2	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原则	(122)

12.2.1	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	(122)
12.2.2	语言能力的普遍性与语言行为的殊异性 ·····	(124)
12.3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125)
12.4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127)
12.4.1	第一语言的获得·····	(127)
12.4.2	第二语言的学习·····	(129)
12.4.3	人类运用语言的心理过程·····	(132)
12.4.4	思维过程与语言的关系·····	(134)
12.5	心理语言学的应用·····	(135)
12.5.1	语言教学·····	(135)
12.5.2	理论意义·····	(136)

第十三章 计算语言学

13.1	计算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40)
13.2	计算语言学的理论原则·····	(143)
13.2.1	自然语言与数学语言·····	(143)
13.2.2	人际交流和人机对话·····	(145)
13.3	计算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147)
13.3.1	机器翻译·····	(147)
13.3.2	情报检索·····	(150)
13.3.3	人工智能·····	(151)
13.4	计算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154)

第十四章 对比语言学

14.1	对比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159)
14.2	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原则·····	(160)
14.3	比较的种类·····	(165)
14.4	比较的范围·····	(167)

14.4.1	同种语言内部比较	(168)
14.4.2	不同语言间的比较	(171)
14.4.3	比较与翻译	(174)
14.5	对比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175)

第十五章 语言理论与语言教学

15.1	理论与应用	(180)
15.2	学派、理论和语言教学法	(183)
15.2.1	传统语法与语法翻译法	(183)
15.2.2	结构主义与结构教学法	(186)
15.2.3	转换生成学派与认知教学法	(190)

第八章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8.1 语言起源问题的性质

前面我们对语言符号的各个构成方面进行了分析，这些对于理解语言的本质和更好地描写和运用语言都是有益的。但是，仅仅了解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了解作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的语言符号是在何时何地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

在讨论语言起源时，首先我们必须分清个别具体语言的形成与一般人类语言的发生的区别。具体语言的形成，是指每一个具体的全民社群单位所使用的语言。如汉社群单位所使用的汉语，大和社群单位所使用的日语，英格兰社群单位所使用的英语以及俄罗斯社群单位所使用的俄语。具体语言的形成不是与人类的一般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使用该语言的社群单位的历史相一致。人类一般语言的历史，是与人类的产生发展相联系。所以，语言起源的问题，既是人类学的问题，又是语言学的问题。人类一般语言的历史有多长？有人估计有二百万年。根据对我国出土的元谋人的化石的考证，证实元谋人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元谋人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而汉语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是五千年。据学者们研究，现代语言中历史最长的也不过一万年。可见，当具体语言形成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讲话二百多万年了。具体语言总是在某一原有语言的基础上，由于自

然和社会的变迁，从原有语言分化出来，而逐渐形成独立的语言。一般人类语言的起源则是另一回事情，是指人类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从没有语言到有语言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所以说，具体语言的形成与一般语言的发生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问题。

人类的一般语言活动与具体的语言尽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内部结构不一样，但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人类最初的语言，总是开始于个别的具体语言，它总是为某一具体的社群单位所使用。所以人类开始讲话的语言，既是具体的，又是一般的。说它是一般的，那是因为后来的具体语言都是从它那里分化出来，它体现了语言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8.2 关于语言起源的各种说法

语言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人们很久以来就想打开语言发生的奥妙。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曾力图对这个迷人的题目进行探究，但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和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对语言起源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科学未发达前，在许多语言社群中都流传着一些美丽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总是把语言说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如在基督教的旧约圣经里讲，上帝耶和華赐给亚当（Adam）对世界上万物命名的力量，只是由于他未遵从上帝的意旨偷吃了智慧之果和夏娃衍生了许多子女。后来他们迁居到东方，在那里建造了通天塔 Babel。上帝一看人的力量如此强大，就设法扰乱他们，把他们的口音变成各不相通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来往，然后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从此以后，世界上就分成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此类

传说在古印度、埃及也都有过。当然，这种传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想世界上各个不同的语言都是从同一个原始语衍生出来的，于是寻找原始语就成为许多人的探索目标。如在公元前六世纪时，埃及有个国王叫卜萨买提库斯（Psammetichus），他想通过追溯儿童开口讲话时第一个词的语属，来作为人类最原始的语言。有一天他把两个刚生下来的小孩让一个仆人带到一个渺无人烟的荒野去。在那里仆人只给这两个婴儿山羊奶吃，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使其听不到人类的语言。两年后的一天，当仆人给他们奶吃的时候，他们高兴极了，喊出“bekos”。仆人把这一消息传到Psammetichus那里，于是就派人到各地查询，问哪种语言里有“bekos”这个词。后来在古埃及的腓尼基地方（今天土耳其的西北角）找到了这个词，其意义是“面包”。这样Psammetichus就断言腓尼基语是世界上最古的语言，是一切语言的原始语。假如说腓尼基语是人类语言的古型，那么腓尼基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Psammetichus的试验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更何况语言的古型不仅仅只腓尼基语一种。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在他的著作《对话》中说：世上万物的名称都是由人们规定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为万物命名，而是有一个命名机关叫Legislator，只有它才有资格为万物定名，规定发音和拚写。柏拉图的“人造语言”，实际上是“神授语言”思想的延伸，由一个上帝发展为若干个“上帝”造语言，还是没有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

18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语言的认识逐渐摆脱了“神授”的观念，力图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的哲学家亚当·史密斯（Adam·Smith）认为人

类祖先有一个时期过着哑巴的生活，他们靠手势和面部表情相互交际。到后来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观念不断增加，手势和表情已不敷使用。谁都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些符号，于是大家经过讨论规定把某些符号赋予某种意义，这样就产生了语言。法国哲学家卢梭（Rousseau）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经过详细考虑互相约定而造成的。

法国哲学家龚迪雅克（Condillac）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由感情冲动而发出的各种叫喊，并伴之以各种手势。以后这种手势与表达感情的叫声结合在一起，经过反复运用，由小量到大量一代一代的增加，经过漫长的岁月最后成为人类的语言。德国的思想家赫德尔（Herder）则认为人类语言的词都是由人们模仿自然界的聲音而来的。例如一个人看见一只羊站在他面前，他本能地想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个浑身长毛有角的东西是什么，忽然他听到“咩咩”的叫声，这个声音在他的大脑里面留下最初的印记，当第二次见到类似东西时，又听见“咩咩”叫。如此反复几次，在这个人的大脑中就产生了一个概念：浑身长毛有角的东西的特征是“咩咩”叫声，因而羊叫声也就变成了羊的名称。

8.3 人类起源与语言起源

凭借考古学、古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就，使我们知道人类的祖先是猿。而在猿类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这在遗传学和生物化学上都得到了证实。现在的问题是：猿是怎样变成了人。人与猿的最重要区别是：人有两只手、两只脚，而猿有四只脚，没有手；人会说出具具有结构二重性的连续话语，而猿只有表达单义性

的呼叫。猿要成为人，首先必须将前足变成手，其次是将单义性的呼叫变成能组装的多义性的话语。这个演变过程是极其漫长的。最初猿类生活在丛山峻岭、野兽出没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时刻都有被吞食的危险。为了求得生存，获取食物和保护自身的安全，猿类本能地要求群居。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猿类由丛林里的树上生活改为到草原上生活。生活条件的这一改变，使得猿类再也不能象在树上生活那样，可登高远望，觅取食物和警戒敌人。而只有站起来，才能透过茂密柔软的草丛达到发现食物和保护自己的目的。直立行走的结果，使前后肢分家。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手”正式形成。由于直立行走，手的出现，原来由嘴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如打架、获取食物、摸东西，开始由手接替，为口专司发音提供条件。直立行走另一个革命性的结果是，使猿的生理结构发生变化，猿人从此可更自由地运用肺和声带。喉咙也由于站起来后受地心引力的影响，渐渐地往下拉，口的空腔也慢慢加大。由口腔到喉腔的发音通道也由原来的直线形变为近似直角形。发音器官的这一进化，为猿人在发音时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阻碍，以控制气流，从而发出更多式样的声音创造了物质基础。

猿人直立行走后，不仅可以自由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并且还可以使其能用手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接触多样化的事物。从而使神经系统受到多样的刺激，促进大脑的发达。大脑的进一步发达的直接结果是猿人的思维的不断改善。火的运用和熟食又使人类祖先的神经系统的发展更加完善。所以说，猿的直立行走，不仅加速了发音器官的进化，而且也使猿人的思维机能得到发展，这时人类祖先所发出的呼喊开始由单义性向着多义性过渡，人类的有声语言也就从动物的

本能呼叫中脱胎而出现了。

8.4 语言是由什么变来的

通过上一节我们知道了人类和猿类有亲缘关系，而人与语言又关系密切，互相依存。既然人是由猿变来的，那么人类语言又是从什么变来的呢？数理逻辑的方法对回答这一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如果我们用A代表人类，B代表语言，C代表猿类，既然A与B相关，A与C也相关，那么B与C必定相关。所以要寻找语言的前身，只能从猿那里去找。猿身上的毛和脚不会成为语言，因为它们和有声语言无共同特征。而猿类的呼叫和手势却是具有语言的某些特征，都具有物质性和表义性，所以，无论从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黑猩猩的驯养实验结果都提供了某些证据，证明手势或其他符号是可能作为前语言而成为猿人的交际手段，猿类的呼叫则可能是有声语言的最原始形式。

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欧美就有不少人想通过对黑猩猩的训练来发现和揭开人类语言起源的秘密。人们花了很大力量把幼儿和幼猩猩放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喂养、训练，教他们说话。结果没有一例成功，小孩到了十个月以后开始说话了，而小猩猩只能喊出如“爸爸”、“妈妈”、“茶杯”等有限的词语，并且发音极不准确。从失败中使研究者发现：高等灵长目动物之所以不能象人那样说话，是由于它们的发音器官，尤其是喉头的结构还没进化到和人类一样。人类和其他灵长目的区别，不是在性质方面，而是在发展程度方面。由于猩猩的发音器官还没发展到人那样，所以它们不可能说话。人类所具有的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可以认为是高等

灵长目动物的生理上的交流系统的有条理的自然扩展。教猩猩学习有声语言失败后，许多人并未丧失信心，而另辟蹊径，转而在用其他符号教猩猩学语。有的用各种形体，有的用类似聋哑人的手势语，有的用电子计算机。这些实验的共同特点是，改变过去那种用听觉符号对猩猩进行训练的做法，而采用视觉符号进行训练。几乎所有类似的实验都取得了进展，其中实验效果最佳的是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的伦堡（Rumbaugh）夫妇对一只小的雌性黑猩猩的训练。伦堡夫妇给这只小猩猩取名拉娜，因此整个实验叫“拉娜计划”。

“拉娜计划”是通过电子计算机实施的。伦堡夫妇通过电子计算机使拉娜几乎获得了一种能够和人进行日常生活交际用的“基本语言”。这台专门设计的计算机分为两部分：一是词汇键盘，一是提供食物的装置。词汇不是以字母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不同的符号和颜色为标记的键。键的位置不固定，可以根据所表达的意义要求进行调位。经过由浅入深的训练，拉娜按照规定的“结构计划”按键组，即可组成句子，提出问题或要求。如果句子正确，计算机就能识别，按着要求自动地送出食物，否则得不到满足。训练人员还对拉娜进行改正错句的训练，所以当达不到所要求的目的时，拉娜还能够自己将错句改正过来。经过不断地训练，拉娜不仅学会使用按键和人进行简单的“谈话”，而且还可以通过电子计算机与受过同样训练的同类进行“对话”。不仅可以谈论眼前的东西，甚至还可以谈论不在眼前的东西。拉娜的按键语言不仅初具了结构二重性的特征，而且具有了超时空的特征。

“拉娜计划”及其他类似实验对于把语言起源的研究从以往的猜测导向科学的道路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既然人与

黑猩猩无论从遗传学的角度，还是从生化的角度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天黑猩猩的手势语，完全可能是人类有声语言的昨天。人类胚胎中支配手的大脑中枢发育较早，儿童手势语先于有声语言，先天聋哑人的手势语以及正常人的辅助话语进行交流的手势都可为“有声语言是由手势语发展而成的”这一结论提供佐证。尽管手势语可能是有声语言的前身，但手势与有声语言毕竟不是同一物理属性的东西，手势语是以几何形体为特征的视觉符号，而有声语言则是以声音为特征的听觉符号。由于物理属性不同，决定了二者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所以说，手势是猿人的呼喊和人类有声语言之间的过渡性的媒介，人类祖先在以手势语为主进行交际的同时，还存在着表情性的呼喊。这点在对许多灵长目动物所进行的考察报告中都有专述。如泰国北部的长臂猿，就能喊出遇险的呼叫，让同类警惕或逃脱，还能发出有食物的呼叫。可见，猿人在使用视觉符号手势语时，同时还使用听觉符号的呼喊。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表情性的呼喊逐渐地由量上的增加发展到质的变化，进而取代了手势语，尽管手势与呼喊都是人类语言的前身，但其在语言起源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猿人的呼叫和摹声当是第一性，手势应是第二性。

8.5 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

对于动物之间有没有交流系统，相互之间能否传递信息，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回答是肯定的。如南极的企鹅用歌唱来选择自己的配偶，蚂蚁见到食物能发出某种信号招来伙伴，鲸鱼能够报告险情，蜜蜂能围绕其窝巢作舞蹈向同伴报

告蜜源的距离和方向，这些都说明同类动物之间都有一种它们相互之间能够理解的交流系统。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和人最亲近的猿类用呼喊作为其交流系统，那么动物的“语言”与人类语言的区别在哪里呢？下面我们以黑猩猩的呼喊与人类有声语言进行比较。黑猩猩的呼喊只是囫圇一团的呼声系统，也就是说，它只包括有限数量很少的呼声，而且每个呼声在声音组合和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即每种呼声只和外界一种事物发生联系，假如猿叫 [luo]，表示召唤伙伴，[nu] 表示向同伴发出危险的警报。[luo]、[nu] 都是混为一体，不能分开。既不能切分为 [l] [u] [o] [n]，也不能重新组合成新的声音序列，如 [no]。猿类的这种有限的单义性的既不能拆开也不能重新组装的呼声的这些特征，就叫做动物语言的封闭特征。而人类的有声语言则不然，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既可拆开，又可以与其他拆开的成分组装成新的意义单位，如汉语的“花”[xua]，可拆为[x]、[u]、[a]，“冬”[tuŋ]，可拆为[t]、[u]、[ŋ]。这些拆开的单位可分别组成[tu]（独），[xuŋ]（红），[ta]（大），[xuaŋ]（黄）等意义单位。这一级意义单位还可组成高一级的意义单位。如“冬”和“花”组成“冬花”[tuŋ xua]，“独”和“红”组成“独红”[tu xuŋ]。“冬花”与“独红”还可组成更高一级的意义单位“冬花独红”。人类语言的这一特征，我们在2.2.2中已讲过，叫做结构的二层性。猿人最初的呼声系统是不具备这一特点，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信息可以用两个呼声叠加起来。如既有食物又有危险，过去需用两个呼叫。而到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混合呼声，这样就可以得出 $1 \times 1 = 1$ （一个新的1）。假定某一猿人群中原来有十个呼声的封闭系统，又假定这十个呼声都能两两结合，那么就可产生 $10 \times 10 = 100$ 的叠加呼声。一旦这样的混合呼声建立

起来，就初步具有了结构二层性的特征，而只有到了这时，猿人的呼声开始由封闭性系统向着开放性系统过渡。随着混合呼声数量的增加，可组合的信息单位也越来越多，于是猿人的呼声也开始具有了能产的特征。封闭系统的单义性呼声是遗传下来的，直至今天人类的哭笑声还保留着这一原始特征。什么声音表示什么意义并不是象人类语言那样是社会规定的，而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是先天因素决定的。只有当呼声系统具有结构二层性时，才在先天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后天规定的。正因为是规定的，所以就要求下一代学会混合呼声信号，并学会单个呼声叠加的方法。所以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另一不同点是：动物“语言”是先天本能的，而人类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语言的传授本身就要求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突破时空的限制就不能有效地学到语言。可见，结构二层性是最根本的区别点。当猿人的呼叫进入到具备结构二层性时，语言的其他特征也随之出现，猿人的封闭性的呼声系统最终发生了质变，成为开放性的人类语言。

8.6 语言的发展

8.6.1 关于语言发展的概念

所有的语言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是极其缓慢，甚至有的人一生中都感觉不出所用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有点象天体里的星星，每天都看着它们在某一特定的位置上，不发生任何位移。实际上星星无时无刻不在移动着，只不过是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察觉不出来罢了，语言的变化从人类的感觉方面看要比天体里的星座

的变化快得多。所以，我们说任何语言都属于历史的范畴，都不能脱离历史而存在，都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任何语言又都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也就是说，语言总是以一个系统的身分在特定的时间里占据一个空间的位置。因此，语言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又总是处在流动中的相对平衡的静止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语言的变化时，既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语言，同时也要从历史的某一时期中的相对静止状态来观察语言。前面的二到七章基本上属于从相对静止状态中对语言所进行的描写，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

由于语言与社会的依存关系所决定，语言的变化不可能是整体的骤变。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交际，如果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骤变，那么社会的交流系统就要中止，人类的社会生活就要陷入混乱之中，所以，语言的变化只能是个体的渐变。所谓个体渐变，是指在历史发展某一时期内，具体语言社群中的某一成员，在语言的运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别偏移现象。这偶然的个别的偏移现象，有的可能被语言社群所接受，有的则可能受到语言社群的抵制，那些为特定语言社群所接受的偏移现象，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就成为某一特定语言中的成员。这种变化现象就叫个体的渐变。个体变化量上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会引起分体部分的变化。分体部分的变化量上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的时期会引起系统的变化。如果某一具体语言其内部各组成系统都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某一具体语言总体上发生变化。同一语言的古今差异，就是这种由个体渐变到总体系统变化的结果。如殷商时卜辞所记录的汉语与现代汉语比较起来，没有受过古汉语训练的人读起来可能比读夹杂着汉字的日语写成的言语作品还难。

例武丁时一片占卜晴雨的卜辞：

命辞：（1）庚子卜争贞羽辛丑启？

（庚子日，争氏占卜，问：明天辛丑日是晴天吧？）

（2）贞羽辛丑不其启？

（问：明天辛丑日还是不晴天吧？）

占辞：（3）王固曰今夕其雨羽辛丑启。

（占卜后王看着卜兆说：今晚该要下雨，明天也许能晴天。）

卜官后记：（4）之夕允雨辛丑启。

（当晚果真降雨，第二天辛丑日晴天。）

与汉语没有共同来源的英语，也存在着这种古今的差异。现代的英国人读古英语写的言语作品也象现代中国人读卜辞一样。下面是公元七世纪时古英语写的《Cædmon's Hymn》（凯德蒙赞美诗）的一部份：

Cædmon's Hymn

Nu sculon herigean	heofonrices Weard
Now we must praise	heaven-kingdom's Guardian,
Meotodes meahte	and his modgeþanc
the Creator's might	and his mind-plans,
weorc Wuldor-Fæder	swa he wundra gehwæs
the work of the Glory-Father,	when he of wonders of every one,
ece Drihten	or onstealde
eternal Lord,	the beginning established.

这首赞美诗，对于今天的英国人来讲，就得象研究一种外语